

《觉醒年代》后再“上新” 导演张永新：以战火照烟火，以明月照苍生

战火与烟火 还原战乱人间百态

在以往的抗战题材剧中，观众会看到硝烟弥漫的战场，看到“抛头颅、洒热血”的英雄人物，看到战火摧残下破碎的家园，看到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恶行。而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中看到的却不止于此——一边是山河飘零、烽火连天的生死战场；一边是灶台炊烟、柴米油盐的人间日常。战火与烟火，两者相互映照、彼此撕扯，构成了剧中普通人在抗战年代的坚守与不易。

“我是山东人，从小就听家里老人讲述抗战故事，所以对这段历史非常有兴趣。”采访中，张永新谈起创作契机时这样说。长期以来，他就希望有机会拍摄抗战故事，因缘际会，碰到了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。

相较于传统抗战剧的视角，这部剧将镜头对准军人、厨子、知识分子、市井百姓，通过普通小人物的目光，展示当时的人们如何认知抗战。“这个角度非常独特、鲜活，有着大量戏剧创作的空间，可以把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我很喜欢。”张永新说。

战场上，是枪林弹雨里的厮杀，是以身许国的悲壮；烟火中，是在市井灶台前颠勺炒菜，只求安稳娶妻过日子，还有流亡中守着一口锅、一碗饭……镜头中，“战火与烟火”的交叉出现，构建出战争年代的人生百态。正如张永新所言，战争年代没有“安全区”，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中也充满了看不见的“硝烟”，残酷程度不亚于战场。

譬如，剧中引起热切讨论的白家宅之战，这场发生在棉花地中的战斗，也是“战火与烟火”交织的呈现，雪白的棉花和猩红的鲜血，形成了视觉上极其强烈的对比。“我们都知道，长三角的下游地区是盛产棉花的地方。棉农靠种棉花养家糊口，棉花可以织衣服，是朴素的生存基础。”可当棉花染上鲜血，本来富庶的地区变成了战场，硝烟与人间烟火带来的碰撞，冲击着人心。

为了还原当时真实的社会百态，主创团队也下了很多苦功夫，深挖历史资料。张永新表示，他们希望能够精准地还原时代，用真实作为创作的标准。譬如，剧中的军服制式按原件一比一复刻，臂章等细节也是做足了功课。

“能看到，剧中的新四军的臂章，在皖南事变之前是一种样式，而皖南事变后，服装和臂章都发生了改变。这种细微的变化，可能一般观众不会看得那么仔细，但是懂军史、懂历史的人仔细观察就能发现。如果臂章呈现有误，就会引来观众质疑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这也是我们全组上下齐心协力，必须翻过这座山的最根本原因。”张永新说。

英雄与平民 讲述战争中的普通人故事

一位是出身书香门第，心怀报国理想的将军；一位是出生于市井，在乱世只求自保的小人物；还有原本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将军夫人，在骤闻丈夫“战死”的噩耗后撑起家庭……这部剧没有聚焦于传统抗战剧中的英雄人物，而是通过小人物的真实经历，呈现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摧毁与重塑。

“很多抗战剧珠玉在前，但是从底层角度来切入的作品相对较少，所以我们这次尝试着用普通老百姓的视角，来讲述从淞沪会战开始到抗战胜利这几年的故事。”张永新解读道。

在张永新看来，剧中的三位主人公张云魁、丁玉娇、孟万福都有完整的人生轨迹和人物弧光，明亮而鲜艳。譬如，丁玉娇本是将军张云魁的太太，但面对战争勉力维持生计，她从大家闺秀走向觉醒与独立，展现了在乱世中柔韧如竹的女性力量。“丁玉娇从养尊处优的夫人，到经过生活的磨难与砥砺，再到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

一望无际的棉田中，棉花已挂上枝头，本该是丰收、柔软、充满生机的田园景象。可当炮弹瞬息在田间炸开，子弹呼啸而过，棉桃被硝烟染黑、被鲜血浸透，泥泞的战壕中，士兵流下的血水与泥水混合，鲜活的生命在战火中如棉叶上的蝼蚁一般脆弱……这一悲壮又克制的画面，出现于电视剧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中。

目前，由张永新执导的全景式抗战剧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正在热播。作为张永新导演在《觉醒年代》后的作品，该剧讲述了在抗战历史背景下，抗日将领张云魁（王阳饰）、妻子丁玉娇（万茜饰）、市井厨子孟万福（黄澄澄饰）等不同背景的普通人，在民族危亡的绝境中被命运交织，最终殊途同归、共同投身抗日洪流的故事。

近日，记者专访张永新，听他讲述剧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百态众生相：张云魁在细雨里与南京家中的父亲张汝贤、妻子丁玉娇依依惜别；厨子孟万福沉浸在要迎娶新婚妻子的喜悦中，憧憬着婚后的未来……而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的故事，就从此时讲起。



万茜在剧中饰演丁玉娇。



电视剧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海报。

起一片天，她的成长是递进的、有层次的。她的身上折射和反映出中华民族女性的伟大，是千千万万个战争时代女性的缩影。”

此外，剧中呈现出张云魁与孟万福的命运交织，两人身份差异悬殊，却互为镜像，代表了抗战时期不同阶层民众的精神觉醒，共同诠释了不同身份对于“抗日救国”的坚守，也探讨了“平民何以为英雄”的成长。

采访中，张永新说起了这两个相差很大的角色——孟万福前期的起点很低，是乱世中只为求生的市井人物，但历经战争的困难后理解了家国大义。“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缺点，但他内心深处也有成长的潜质与可能。”

而一心报国的将军张云魁，也并非“完人”，依然有着性格上的瑕疵与短板，最终在抗战的成长中逐渐“摆脱小我，走向大我”。张永新提到，剧中每个角色都不十全十美，都有着各自的长处与短处。“张云魁和孟万福互为镜像的关系，恰恰能看到战争时代芸芸众生的缩影。”而他们在乱世中的觉醒，在苦难里的坚守，鲜活而立体地呈现着中华民族的坚韧与伟大。

月亮与团圆 咀嚼苦难背后悲壮的诗意

一轮月亮，照亮战争后破碎的土地，也照亮在防空洞里避难的人群。战士在战壕中望月，吃着用菱角做的月饼；百姓透过防空洞中的破顶凝视圆月，忍不住轻声地啜泣……剧中，观众能反复看到这一轮月亮，也看到清冷月光下战乱时代的人间百态。“月亮”作为核心意象，贯穿全剧叙事与情感表达，并通过九个中秋、九次月圆，象征从1937年到1945年抗战岁月的流转。在这里，月亮不仅是时间的刻度，更承载家国离散、思念与希望的深层寓意。

不仅是月亮的意象，作为曾执导《觉醒年代》的导演，张永新细腻而独特的美学风格向来颇受赞誉。在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中，充满中式意象的诗意表达、克制的镜头语言和考究的历史质感，呈现出战争的残酷和悲壮。譬如白家宅之战，当一望无际的棉花地成为战场，鲜血渗入雪白的棉花，红与白的交织见证鲜活的生命被战火无声吞噬。正因此，网友评价张永新“擅长把惨烈拍出悲壮的诗意”。采访中，张永新也谈到了如何在剧中呈现战争的不同维度。

“包括传承下来的诗词歌赋，中华文明中有大量的文艺作品所呈现出的意境，是在战争的萧瑟中透露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抗争与不屈。”张永新提到，战争不全是肉肉的相搏，而是对这段历史的审视与咀嚼。不是要消费苦难，而是要表达苦难背后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的价值。“中华民族为什么是伟大的民族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，依然可以浴血重生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。我愿意用一切能够实现的手法，来讴歌和礼赞中华民族的精气神。”

战争戏的拍摄是极有难度的，张永新表示，在拍摄战壕戏份时，正值一年中最酷热的夏日，地表温度接近50℃，演员穿着厚衣裤在片场中穿梭，拍摄团队在烈日下工作，创作非常艰苦。可拍完那场戏的时候，主创团队都有着极强烈的成就感。

采访中，张永新回忆起拍摄的近200个日夜，说起自己在给演员讲戏时，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其实不愿这样，但“爱之深、观之切”，当思绪回到那个历史场景中，会不由自主地泣不成声。“历史不是冰冷的，它是有温度的。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打开历史的角落，在历史的夹缝中做出表达和探索。”张永新说。

从《觉醒年代》到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张永新的创作理念始终未变，那就是——天下好戏，唯真不破。其中的“真”，一是创作者的真诚，二是还原时代的真实。“没有‘真’，一部作品立不起来；没有‘真’，一部作品走不远。所以要想行稳致远，必须在‘真’上下大功夫。”

据华西都市报 图片由片方提供